

堯樂博士奇人奇事

李 郁 塘

胡適堯樂真假博士

民國五十一年春節，筆者陪同堯樂博士主席，前往南港中央研究院，給胡適博士院長拜年。車抵胡園，胡氏聞聲迎出，並趨前打開車門。當堯氏下車後，兩博士就雙雙握手互致敬意！胡博士首先以謙虛的口吻說：

「你這位銀髻過胸的老大哥，竟遠道跑來給小老弟拜年，實在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

隨即兩老併肩走向客室，在途中堯氏亦不緘默，也以幽默的口吻，加諸回答：

「你是滿腹經綸的真博士，我是胸無點墨的假博士，假博士來給真博士拜年，乃理所當然，無話可說吧！」

這時我們三人，已進入胡氏的小客室，胡博士覺得堯樂博士主席，向他幽了一默，不能不以禮相還，加以回敬。乃一面以手讓客上座；一面接着又說：

「誰的博士是真，誰的博士是假，那又要看如何的說法？如以名字來論，你的博士才是真的，我的博士反而是假的。例如有入喚我胡適而不加博士，對我來說，一點不錯，絲毫無損；但如有人僅呼你堯樂而遺漏了博士，那樣一來，不僅大錯而特錯，尤且有失敬意！」

由胡博士此一辯解，可知其對堯樂博士大名之由來，是曾下過一番功夫。否則就不會隨機應變，答辯如流，竟能說的天衣無縫，恰到好處。

民國四十年五月一日，堯氏在新疆的抗匪工作，告一段落。乃取道新德里，轉經馬尼拉，飛抵台北。我朝

野各界，爲了盛大歡迎這位新疆巴圖魯（英雄）。曾由當年監察院長，于右老領導，在松山機場貴賓室，舉行記者招待會。在于院長致介紹詞後，即由各記者們自由發問，堯氏也有問必答。正在你來我往之際，突有某記者，提出出人意表，與衆不同的一個問話：

「請問主席，你的博士榮銜，是由那一最高學府所頒贈，而當時的博士論文，又取的什麼題目」？

按堯氏幼失怙恃，少小失學，連正式的中小學校，都沒有進過，遑論攻讀最高學府。所謂博士，根本就是他名字的一半。而某記者，莫明其妙，突如其來，有此一問。急切間使堯氏竟無法回答。陪在身邊的于右老，對於記者的訪問，一向不願出現冷場，目睹此情，身臨其境，乃拔刀相助，立即代爲解困，加以回答：

「堯主席所獲最高榮銜的學府，是中華民國的社會大學，論文的題目是反共抗俄必勝論」！

于右老的這兩句回話，雖然是爲了堯氏一時解困，應付記者們的急話；但也正好概括了堯氏一生的事功。以上兩則故事，雖然道出了堯氏其名其事的來龍去脈。但仍缺事實的證明。筆者在新疆服務多年，且追隨時久，願補證數則往事於後，以饜中外雜誌讀者。

堯樂博士是新疆多數民族的維吾爾族人。現籍雖屬新疆極東的哈密縣，但祖籍却爲新疆極西的英吉沙，而其出生地又是全省第一大城的喀什城。雖然出生於閱閱世家，但因幼失怙恃，及身而微，根本沒有享受到父祖們一點餘蔭。如有的話，那就是僅僅獲得一個與衆不同的維族名字而已！

予史大林迎頭痛擊

維吾爾族人，可說是天生的伊斯蘭教徒，也就是國人所稱的回教。按回教徒的取名，既不是由家族事先有所排定，也不是由父母任意來自命。必需敦請當地阿訇蒞家，依經取名。可蘭經上的古聖先賢的名字是有數的

，而教徒們繁衍滋生是無窮的。因而維族人同名同姓者，可說車載斗量，難以計數。惟獨堯樂博士這個名字，是例外的。如借用名字就是人的招牌以喻，那就只此一家，絕無分號。原來堯氏誕生後，他的父親吾守爾門巴



將名教回位兩的國我

軍將禧崇白(右) 士博樂堯(左)

西伯克，也不例外，於翌日邀請了喀什城區的大阿訇，親蒞家中為愛子取名。此一儀式非常隆重，由阿訇之來至走，其中任何人不能出聲交談。即使主持典禮的阿訇也包括在內。然而為堯氏取名的大阿訇，到了堯府後，竟然有了一個例外。當會見到其父親時，首先道了聲「堯樂博士」！按堯樂博士在維語中為小老虎之意。該阿訇乃借用「將門生虎子」之意來道賀。原因吾守爾伯克當時身任喀什回王府中的門巴西軍職。也就是回王府中最高級軍官。因對軍官稱慶，才能有此賀語。其後雖也展經取名為馬穆提吾守爾。但家人與戚友們，都遵從了阿訇到家首語的習俗，自幼及長都喊他堯樂博士而不名。迨他本人經商出仕後，也覺得這個頭號，既無重名之

累，且有非凡之意，用來代表自己，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。因而刻章設印都沿用之，這就是堯樂博士之由來。民國二十年五月間，戍守哈密小堡邊卡隊的漢族隊長，因其作威作福，強娶維女爲妻，致被當地維民糾衆殺死。並將邊卡隊的全部武器奪走。此事雖然嚴重，但畢竟是邊遠小村的偶發事件。如當時省方善於處理，也就可以消弭於無形。無如省主席金樹仁痛於同鄉被殺，一意要用武力圍剿。爲了斬草除根，終將堯氏「逼上梁山」。致被維民擁爲反金領袖。卒使此一星星之火，演成燎原之勢。

俄人圖新，已達百年，自史且林掌權後，更是無時或忘。於今聽到堯氏在東疆高揭反金大纛。認爲這正是給他製造侵新良機。於是遂經外蒙，密派江森大爾瓜五人爲代表，攜帶步槍五百枝，子彈十萬發，軍裝五百套，白銀四萬兩。並預製「伊斯蘭王國」與「伊斯蘭國王」兩顆大印。潛抵天山區維民反金總部，面見堯氏。在說明他們的來意後，就將軍援清單，以及兩顆大印，呈到堯氏面前，請他接收。此在「飢人需食」的情況下，任何人都難於拒絕，何況還有「王國」與「國王」兩顆大印的誘惑！然而堯氏却成了例外，不僅未予接受，反而義正辭嚴，耳提面命的將五代表痛斥了一頓——他說：

「本人反金是實，但所反者乃金的暴政，並非反對漢人，尤不反對中國政府。於今俄酋史魔竟抓住此一丁點空隙，要借你們的口，再假我的手，將新疆變成外蒙古第二。你們要知道，你們祖先曾經統治俄羅斯，達三個世紀之久。於今你們不團結國內各族人來共抗俄帝，反而做了俄國人的狗腿子，真不配當成吉思汗的子孫！你們雖願作有辱祖先不勾當於先，但我却不願步武辱國於後。你們帶來的東西，我一件也不要，請你們原盤帶走，壁還老毛子。同時請你們轉告俄政府，今後不得插手新疆，來干涉中國內政！」

俄酋史且林千思萬想多方安排的侵新陰謀，竟然被堯氏一股正氣擊的粉碎，變成泡影！

拒絕出任東土總統

民國二十一年春，當俄帝插手侵新，經外蒙密派五代表，攜帶大批軍援，以及兩顆大印，潛抵哈密，拉攏堯氏，出而組織「伊斯蘭王國」的時候。統治印、巴、克什米爾達百年之久的英國約翰牛聞訊後，也不甘後人，急起直追。就找出和閩的沙比提大毛拉，與墨玉的伊敏大毛拉。四出奔走，各方活動，要在南疆成立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來和俄帝分庭抗禮，分一杯羹。事情雖醞釀多時，但終因這兩位大毛拉的聲望還嫌不夠。難於領導全疆維族，另起爐灶，成立政府。因而遲遲難張僞幟。一直聽到堯氏在東疆有峻拒「俄援」的件事發生後。駐在印境的約翰牛們，都喜出望外。以爲插手侵新機會，業已來臨。以他們的推斷，堯氏拒受「俄援」的理由，是對俄人有惡感！凡是對俄人有惡感的人，大都對英人有好感。於是他們就急派伏努斯巴依，與喀西木江二人爲代表，星夜趨趕，過赴哈密，去爭取堯氏的合作。堯氏以爲南疆人同情他的反金主張，乃派人來協商。遂欣然接見。在周旋過後即問：

「你們兩位遠道東來，不曉有何指教？」

「我們是來領教的，那敢談指教。」接話的是伏努斯巴依，也就是以後曇花一現的「東土政府」的內政部長。接着隨又說道：「自大都統領導哈密維民起而反對漢族人的壓迫，我們南疆人，無不敬佩您老的大無畏精神。因而推派我倆爲代表，特意前來慰問您老。並進而向大都統請教，我們南疆人如何個幫忙法？」

「你們的好意，我先致謝。只要全疆維胞，同心協力，起而反金，金樹仁雖掌有不少的省軍？但最後還是可以迫他下台，解民倒懸。」

「金樹仁雖然不仁，但他的軍政，總歸是有組織的。而我們維胞雖然衆多，但散處各地，根本就是一盤散

沙，以散沙來對抗有組織的軍政當局，其勝算就很渺茫。我倆此次東來，就是想和大都統，共商這個問題。」這一次回話的是喀西木江，也就是以後「東土政府」的外交部長，此人能說會道，一下將話題拉入籌組「東土」的主題上，隨後與堯氏應對接談，都是由他擔任主角。

「全疆維胞如何箇組織法呢？」

「我們來此之前，已研擬了一大套辦法，就是先頒佈國名，繼組織政府，最後敦請大都統，擔任首任總統，出而號召與領導。先逼金樹仁下台，取消新疆省名，驅逐漢族出境。成爲清一色的維族人天下，如此一來，豈不大事濟矣！」

「聽你們的口氣，好像萬事俱備，只欠我這一股東風，想來國名也已命妥了！」

「我們維族人，都是由土耳其東遷來的，現因祖國在西，擬以『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』爲名，不知大都統以爲然否。」

斥退約翰牛狗腿子

堯氏一向標榜反金，決不言反對漢人，尤要保持新疆就是中華民國的一省，不讓任何外人來侵犯。於今這兩位代表，口口聲聲，要另起爐灶，驅逐漢人，這無異和他來唱對台戲，但仍要拉住他。這其中情形，頗多可疑，定有蹊蹺。必定幕後有人，來玩一石二鳥的把戲。但此幕後人定非庸輩，決不簡單。以新疆的環境而論：不是赤熊（俄帝）；就是白牛（英帝），兩者必居其一。堯氏爲了探明此一謎底。乃改用傍敲側擊之法，又說：

「成立國家，談何容易，首先就得養大批軍隊，有了軍隊，必需裝備，才能發出力量。要裝備。就得花大

錢。以當前維族人的經濟力量，謀生尚且不易；那有餘錢來裝備軍隊呢？再談組織政府，更非易事。不僅要錢，還得有人。以我們維族一向教育落後情形來論。一時間從何處去找那麼多的人才，來充當各級政府的官員。要錢沒錢，要人沒人，這個國家如何成立法呢？」

「大都統提出的難題，固然不錯。這也是因我倆尚未將實情稟明所致。大都統一且明瞭了實情，您老就不會發愁了！」

「你們還有什麼實情，快說出來聽聽！」

「我們南鄰友邦，駐克什米爾的總督，已向我們提出保證。只要大都統肯出任『東土總統』，他們就無條件的來幫助我們立國，要槍給槍，要錢給錢。我們遇上如此慷慨解囊的好鄰家，還會有什麼難題呢？」

「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，將金錢武器白送人的。大英帝國當然也不會例外。克邦總督向你們所提保證，那是他們所玩的政治陰謀而已！」

「這還有什麼陰謀呢？」

「先將新疆脫離中國，變成『東土』，再由『東土』變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！」

這兩位代表，也就是不時來往於南疆與克邦的主要人物，也就是大英帝國所豢養的狗腿子。平時吃了英帝的甜頭，這時不得不替主人迴護。乃又接着說：

「克邦總督親口向我倆保證過，在『東土』立國後，英國決不干涉我們的內政。」

「這是他們未得手前的誘詞，一旦得手，他就又是一個面孔，反臉不認人了！」

「一位身為總督的人，那有說話不算數的道理？」

「約翰牛一向重利輕義。他們侵得印、巴，與克什米爾，又何常不是玩的這一套把戲。於今已被他們壓榨

了百餘年了，還不是人家的殖民地嗎？假如我們真的走到那一地步，我們不僅要受約翰牛的迫害，還得再受紅頭阿三的欺負。不久之前，我拒受俄援，就是不讓老毛子，插手新疆來蹂躪各族居民。於今你們竟然想將新疆數百萬居民，奉送給約翰牛去糟蹋，我仍然要反對。新疆就是中華民國的一省，任何外國人，插手新疆，干涉內政，我都反對。」

這兩位南疆代表，其實是大英帝國的狗腿子，在哈密碰壁返里後，甚不甘心。竟擁出和闐沙比提大毛拉爲「東土」內閣總理，在喀什粉墨登場，大唱其猴戲。適逢小司令馬仲英敗退南疆，順道將其消滅。所謂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也僅曇花一現，卽形夭折。假使堯氏當年參與其事。那就又當別論。論功行賞，堯氏應居首功。

民國二十三年元月，堯氏與小司令馬仲英，在盛馬二次大戰迪化解圍後，就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了！原因堯氏所反對的標的消失。而中央又明令盛世才與劉文龍二氏分長新疆的軍政。反金目的既達，遂欣然接受省方的任命，率部返里，接任哈密警備司令，兼縣長兩職。就任伊始，深感哈密居民，連年遭災，苦不堪言，乃在自己權力之內，盡量縮兵，多方輕賦，以便與民更始。經過年餘的努力。雖未百廢皆興，但也各業猛晉。正當各族居民額手稱慶，共享安樂的時候。有那麼一天，轄境西部燎墩的哨兵，突來電話，說是有大批省軍，輾重隨行，過境東下。堯氏獲情後，深爲詫異，大感驚奇！現有大批省軍入境東來，而身爲哈密警備司令，竟然一無所知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定有蹊蹺。因爲職責攸關，不能不過問該軍來意，再讓其有所行動。乃一面電令距哈密城西六十公里三堡村的駐軍，全力阻止其東行；一面再飭城區駐軍增補軍力。

俄國毛子陰謀詭計

當東行省軍被阻於三堡村後，率領該軍的徐師長，有鑑於三年前小堡村事件，因一時處理未當，致演成燎原之勢。也就未敢輕舉妄動，使用武力。先之向當地駐軍交涉未果；繼又派其參謀長呂春浦氏，單騎赴哈密，直接會見堯氏作商量。呂參謀長一見堯氏後就說：

「這完全是一場誤會，請貴司令多加原諒，我們徐師長，是就任哈（密）鎮（西）警備司令，並非接長哈密警備司令。原屬兩回事，在權職上，既不隸屬，也不衝突」。

「哈密警備司令也好，哈鎮警備司令也好，我都不管。貴軍此次東來哈密，我們事前既未獲省方公文；迄今仍未接督辦電示。本人站在負有地方治安的責任立場，不能不加以過問。因而請貴軍暫停於三堡地方，免因誤會，引起衝突」。

呂參謀長一看堯氏態度堅強，理由充足。也就無法通融，白費唇舌。只好與堯氏分別電請省方，速電明示，以便遵循。然而雙方去電後，不僅當日無回音，連第二天也沒有消息。這不是急驚風，遇上慢郎中。而是盛督辦也有他的苦衷，一時無法處理。原來徐師長東來之事，全由督署俄籍中將顧問，柯多拉索夫一手所促成。盛督辦有鑑於哈密民變以來，省方勞師動衆，損兵折將，三年未成。於今只任堯氏出哈密警備司令，省方未用一兵，未派一卒，經時年餘，哈密地方，不僅風平浪靜；而且每事多合省意。如此效果，正是省方求之而不可多得。焉能驟然再作易長之舉。但柯多拉索夫認為堯氏是新疆境內的反俄中堅，讓這樣的人物，担任地方軍職，不僅違背了新疆當局的親蘇政策；尤其覺得此事若不過問，無異在他臥榻之傍，讓人打鼾。因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向盛督辦要求撤換堯氏本兼各職。但盛督辦鑑於前願後，不能完全接受他的建議。柯某覺得堯氏繼續担任軍職，實不甘心。乃再獻策，爲了哈密治安關係，仍留堯氏担任縣長，將警備司令之職，令由徐師長去接。這時盛督辦正在借重俄國的軍力量，來鞏固自己的政權。因而未便竣拒柯某的此一建議。不過如明令發表徐師

長去接長哈密警備司令，仍恐堯氏難於同意而加以反對。於是密派徐師長爲哈鎮警備司令作試探。終於演出此幕既不合情，又不合理的鬧劇。也就因此，當哈密衝突雙方的電報，如雪片飛來，盛督辦一時慌了手足，無法回電。柯多拉索夫聞訊後，乃自告奮勇，親飛哈密去調處此事。他自恃省方已有一師部隊壓境哈密，不難使堯氏就範。但盛督辦仍不放心，乃改電劉行政長，以地主身份，主持此事，從中斡旋。當劉行政長於第三日晨，接到：「即派大員於本日中午飛哈調處，希勿衝突」的盛督辦來電後。立即電話邀請堯氏與呂參謀長到公署共商。商議的結果是三人屆時前往機場去歡迎這位省方派來的大員。當機門打開，不禁使三人莫明其妙，大感驚訝！因爲由飛機上走下的大員，竟是一位碧眼黃髮高鼻的老毛子。他們心想省城裏有那麼多的軍政大員不能派。偏偏派了一位俄國人。尤以堯氏一向反對外人干涉中國內政。此一現象，無異和堯氏過不去。已知來者不善，一定兇多吉少。奈因他本人身負地方治安之責，不能迎到了自己不歡迎的人物，就亂了脚步。乃藉口避嫌，就將迎賓之責讓給劉行政長。劉行政長乃以地主身份，將省方大員柯多拉索夫，及譯員吐邇遜等均迎到行政長公署。午飯過後，即由劉氏在公署主持調處會議，乃首先致開會辭：

「這次省方派徐師長出任哈鎮警備司令一事，公文遺失，致引起一場誤會。現因省方已派大員來哈密調處，當可消除」。

由劉行政長的致詞口吻，已知吃飯時接受了來人的指示，要徐師長出任哈密警備司令了。所謂哈鎮警備司令，也不過是舊瓶裝新酒，換湯不換藥的一種措施而已！

「不過堯縣長年來服務桑梓，成績卓著，事實昭然，本人站在地方行政首長的地位，當然希望這樣好的地方官，繼續任勞任怨，爲民服務。我想這不僅是哈密居民之福，亦爲全省同胞之福！」

臧世才懸岩勒馬記

劉行政長自蒞任以來，對堯氏的稱謂，一向是稱呼司令而不名縣長。於今竟然一改往例，僅稱縣長而不名司令。由此稱謂之更易，就知省方對此事的安排如何了。然而堯氏直覺感到，這次非盛督辦與李溶主席的安排，完全是由這個老毛子出的壞主意。他寧願文武各職全辭去，也不願外國人的支配。因此當劉行政長致詞甫畢，他即立起發言：

「本人下令阻徐軍於三堡村一事，起因於事前毫無所知，站在身負地方治安責任的立場來說，這是應有措施。現在省方既派大員蒞哈，證明徐軍是奉命行事，本人就不便再行阻止。不過據呂參謀長說，徐師長是就任哈鎮警備司令，並非接長哈密警備司令。本人認為哈鎮地方地瘠民貧，且遭多年兵燹之苦，不宜架床疊屋，在一個地方設下兩個司令部。爲了遵守省意，體念民艱，本人即時辭去軍職。至於兼縣長之職，也因才疏學淺，難負艱巨，同時辭去，敬請行政長即時電省，另派他員，本人屆時移交。」

堯氏致詞畢，即時離席，前往司令部與縣政府，囑付同仁辦理移交事宜，這樣一來，不旋踵而由一傳十，由十傳百，傳遍了哈密城郊。於是久居城郊的漢、滿、蒙、回、維各族居民，相互邀傳，湧向行政長公署，與縣政府之前。先交頭接耳，互探消息。繼而高喊挽留的口號，終而演出萬人大遊行，加以抗議。而身為省方調處大員的柯多拉索夫，在堯氏聲稱辭去本兼各職後，喜出望外，至表滿意，他認爲任務已達，就宣佈立即返省覆命。但尚未走出行政長公署，就被羣衆包圍，人牆越圍越厚，並高聲喊打，送客的劉氏一看情形不好，乃以電話向堯氏求援。堯氏亦以尚未移交，責無旁貸，乃迅派兵一班及警察多人，前往維持秩序。同時遊行羣衆又恐該老毛子偷赴機場跑掉，乃又分派勁壯青年包圍了飛機場。在街頭秩序恢復後，劉行政長即趨電報局急電盛督

辦報告上情。盛世才獲訊後，深爲震驚，唯恐再步小堡事件的後轍。乃以三項措施，急電劉行政長：一、不准堯辭本兼各職。二、即日轉知徐軍返省。三、請堯劉二氏負責將調處人員，原機返省。

劉行政長接到回電，時正午夜，即以電話通知堯氏內情，並邀約於翌晨共進早餐，藉商恢復地方秩序，與安送柯某等人返省事宜。當二人會面後，劉氏爲了慎重起見，又將原電讀了一遍，接着又說：

「堯司令對督辦的三點指示。沒有問題吧？」

「問題雖然沒有，但我還有一點意見！」

「還有什麼意見呢？」

「縣長一職，還是免兼爲宜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有三點理由：第一辭出縣長兼職，對省方調處大員的情面上，比較好些，總算不虛此行。第二本人才疏學淺，胸無點墨，長久兼任下去，恐難勝任，慮有隕越。第三、辭去縣長兼職是出於本意，爲了言而有信，取信於人，也應辭此一職。」

嗣經二氏再三商量，乃以副縣長艾德里阿吉，先行代理，再行請委。俟二人會談後，劉行政長爲了一盡地主之誼，對省方大員們壓驚，乃以餞行名義，於是日中午，在行政長公署盛饌宴客。並當面邀請堯氏作陪，共襄盛舉。

堯氏原意，不願再和這個老毛子碰頭。一因劉行政長的話已出口，在人情面子上，不便拒絕；二因避免省方的再度的誤會，凡事你都不合作；當時就答應下來。時到中午，行政長的餞行宴按時而開。賓主與陪客，亦均準時而到。劉行政長遂在酒過三巡後，以主人及和事佬的身份，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後，在禮貌上也應讓

一讓柯多拉索夫說幾句話。而這個老毛子，因受哈密遊行羣衆的包圍示威與痛罵，生了滿肚皮的牢騷，如鯁在喉，現在有了一吐爲快的機會，他那能放過。即時起立發言：

「本人代表盛督辦，遠來貴地，處理徐師長接任哈鎮警備司令一事。盛督辦不應出爾反爾，致使我一事無成，空跑一趟，深感遺憾！盛督辦遠在迪化，不明真象，一聽哈密人民遊行請願，就信以爲真。即時收回成命。這無異自毀威信，受人愚弄。焉知此一舉動，其中無僞，何得算是真正民意？以遊行事件，來得突然，去得悄然，其中大有蹊蹺。一定是幕後有人主使使然。本人飯後返省就得將此實情，當面報陳盛督辦，嚴予究辦，不得寬假。」

蘇俄中將橫生事端

堯氏一向不諳俄語，經隨同柯某而來的德信洋行總經理吐爾遜譯成維語後，才知道這個老毛子，將哈密萬民大遊行事件，一古腦兒推到堯氏的身上。堯氏當時雖然內心不舒服，仍然忍了下去。同時該老毛子也未指名道姓。爲了息事，只好寧人。坐在原位上一聲未響，沒有表示態度。柯多拉索夫一見堯氏啞口無言，以爲理虧心虛，不敢反駁。或因翻譯冷了場面，以致堯氏無由說起。竟然以維語直接向堯氏質詢的問：

「貴司令轄有多少軍隊。」

堯氏原本不願和這個老毛子交談，現在問到頭上。也就很禮貌的加以回答：

「過去直轄一旅，現在縮編爲三營」。

「這就是了。以哈鎮地方這樣遼闊，三營的兵力，那够分配？因此督辦才增派徐師東來，冀以加強防務。孰料竟被貴司令無端阻撓，橫生事端。」

這個老毛子如此血口噴人，堯氏聽了十分氣惱，一因面對着劉行政長，二要反駁老毛子的謬論，仍然按下心頭怒火，以平常談話的口氣，加以辯白：

「柯顧問所提理由與責備，本人不能苟同。第一哈密駐軍數目，約有兩旅之衆，除了本人一旅外，尚有殘餘馬軍千餘人。本人返里就任後，爲了體念居民遭受多年兵燹之苦，歷時年餘，始縮減爲三營。只要地方平靜，有三營的兵力，也足夠分配運用。第二即使督署認爲本地有增加兵力的需要，也應有所指示，以便遵循。而此次徐師東來，本人毫無所知。站在維持地方治安責任立場來講，有了軍隊入境，那能不加過問。這是職責使然。何能說上『無端阻撓，橫生事端』呢？」

「本人奉派東來，就是爲證明徐軍東來哈密，原是奉有督署明令。貴司令現已知情，應該遵循行事了！」

「奈因此事已成過去，於今失效，本人未便遵循。」

假如此一事件，就此擺平。這桌饑行宴，也就派上用場。無如這個老毛子覺得吃了就走，不僅有損他「太上皇」威嚴；尤其有遭史魔處罰的可能。因此一聽堯氏說「事成過去，未便遵循。」他就大冒其火的厲聲發言：

「這是什麼話，調處大員尙在此地，怎能就算事成過去，就不願接受調處呢？」

劉行政長一看他的主客發了脾氣，要大肆無禮了。乃立時站起岔嘴將柯某的話打斷，就說：

「堯司令所言此事已成過去，是根據我昨夜接到盛督辦的新電令：限徐師刻日西返；也不准堯司令辭職。現在在場諸位，均應遵守新的指示；舊事不必再提了！」

經過吐爾遜的翻譯，柯某不以爲然，仍又接着發言：

「那是因爲盛督辦遠在千里之外，被你們蒙蔽所致，本席近在咫尺，還能瞞得過嗎？在本席離哈之前，此

事仍需重新決定。以求一勞永逸，好向盛督辦交代。」

堯氏已決心不再和柯某交談，雖聞其聲，仍然不語。而劉行政長爲了打開僵局，也對此事作了一了斷，乃回問：

「柯顧問有何新的決定？」

「仍由徐師長出任哈鎮警備司令，堯先生專任縣長。爲了桑梓服務，專任縣長才正得其所哉。」

這個老毛子當着全桌的主與客，竟大言不慚，指派哈密軍政首長職位。在座的人都面現驚色。而堯氏更感不快！因爲這不僅是對個人的藐視，簡直是對國家的侮辱。雖然曾決心不再和該老毛子談話，但此時不得不挺身而出，加以反駁：「本人担任警備司令也罷，出任縣長也罷，全是我們中國人的事，與你們俄國人無關。希望你柯某人少管閒事，免開尊口，免得傷了和氣！」

一聲令下當場扣押

這個老毛子爲了保持他的顏面，才一再要過問這件事，於今堯氏對他的口氣與態度，更使他難堪。於是他一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右手猛的向桌面一拍，震得滿桌杯盤狼藉，湯水四濺。接着就說：

「盛督辦還得聽我的話，你一個區區哈密警備司令，居然對我敢說：『少管閒事，免開尊口』的話嗎？」

這個老毛子在督辦公署橫行慣了，來到哈密仍然想用他的俄籍中將顧問的聲威，來唬嚇當地軍政首長。因而不顧場面，竟在爲他舉行的餞行宴上，大拍餐桌。蘊藏在堯氏內心已久的怒火，經此一拍，猶如火山爆發不可收拾。他右手一指柯某，左手猛向自己的前胸一拍，反口痛斥：

「你在行政長餞行宴上，大拍桌子，想來唬嚇誰？我姓堯的不可不吃你這一套」。接下去就喊：「警衛班誰

在，來人！」

行政長公署原沒有警衛人員。實緣昨日哈密萬民遊行，反擊柯某，始由劉行政長商請堯氏派一班兵來保護。因爲省方大員尚未離境，致未撤離。誰知此時，正好派上用場。因客廳裏大聲喧嘩多時，該班人員早已駐足門外，一聽堯氏呼喚，該班班長，立即應一聲「有！」進入室內。

「派兩位弟兄，把這個老毛子，關到司令部禁閉室。」

「你敢扣押本席？」

「我怕了你不成！」

「本席可以調用飛機大砲，來對付你！」

「你的飛機大砲，還不知在那裏。我先將你扣起來再說。」

「你扣押本席，史且林元帥，要和你算賬。」

「我早知他和我過不去，才派你來和我作對」

他們二人話到此時，警衛班弟兄已到，堯氏卽下令：

「將他押下去關起來。」

「我看你是捉虎容易放虎難？」

「你還想等我放你？」

「你打算放我，敢把我槍斃了不成？」

「槍斃了你，倒便宜了你，我要把你押送南京國民政府，控你干涉中國內政之罪，讓全中國以及全世界，都知道你們俄國人在新疆隨意越俎代庖任免中國官員。假如你們史且林元帥還有心要你的話，只有向我們 蔣

委員長去要！」

侯柯某被押走後，劉行政長深感不安的對堯樂博士說。

「我看把這個老毛子，警告教訓一下，也就算了，不要因此引起國際糾紛，到那時我們倆人，誰也担戴不起！」

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我負全責，決不連累到你，請你放心好了！以我的判斷，老奸巨滑的史魔，決不會因此事而出頭露面。我方的態度愈硬，他們態度越軟，對付共產黨徒的法門，就是迎頭痛擊，決不能退讓。」

此事果如堯氏所料。當劉行政長將此一情事電報省城後，盛督辦與李主席，聯名回電，要請堯氏手下留情，不要事態再形擴大難以收拾。省方又派七位軍政大員即日飛哈，共商善後。結果將哈密警備司令部，併了哈鎮警備司令部內，前印交由省方來人帶省繳銷，後印交由堯氏手中。在諸事完畢，當省方七大員到了飛機場登機時，才將那個階下囚的老毛子送上飛機，了結此一捉放事件。

在我國全國的歷史史實中，居然敢扣押俄國中將的人，堯氏要算是第一人了！



教回爲此，衣御子贈王沙，時伯拉阿地烏沙問訪士博樂堯
（明道子公三堯爲者立旁）。榮光高最士人